

和平兵

上册

苏世勇 著

远方出版社



主编：殷海涛

远方出版社

苏世勇 著

和平兵

卷首语：

凡过去的事，便成了历史。

无论对它感到自豪或是扼腕
叹息。

自序

我1946年出生在滇南个旧一个叫莫舍白的小山村,经历过欢迎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人民公社、“四清”运动这样一些被称为“运动”的运动。后来念书、当工人、参军、参战、念大学、从事文化工作。半个世纪过去,生活阅历已真不少了。

我最怀念的日子是当兵的那些年月,虽然是自己要求转业离开部队的。可回到地方,对部队、战友、往事的回忆却越来越强烈,觉得从前的“艰苦”不值一提,“枯燥”充满诗意。后来我从事文化工作,就想用自己的笔触表现部队生活,写什么呢?我参加过战争,虽然那场战争时间很短,但毕竟是战争。战争的对手会起变化,今天是朋友,明天是敌人,后来又可能成为朋友,再写那场战争不合时宜。既想写,就写和平年代的的那一段吧,因此叫《和平兵》。

从1996年身处尴尬、为生计愁的忧闷中整天整夜在阁楼斗室中抽烟伏案、陶醉在过去天真、自豪和迷惘的回忆中。3年时间,竟写出三百格的稿纸有两公斤重,啰啰嗦嗦讲了三十年的许多事,其中许多事跟自己的经历有关,非常熟悉,写起来较顺手。因为是写和平年代,所以没有表现军人们在保家卫国血与火中受到的考验,叙述的只是主人公从一个士兵到基层干部的平凡生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主人公李晓

春的生活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经历和命运；表现了这一代人在追求理想、生活、爱情以及痛苦或者不幸的一些侧面。因为无论战争年代或是和平时期，军队的组成人员大都来自农村，或者说是以农家子弟为主要成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组成了维护祖国尊严的钢铁长城，让亲爱的祖国不论在新政权刚刚建立的初期，还是在祸国殃民的“文革”时期，都安然无恙或化险为夷。正是这些“顶着高粱花子”、“脚上的泥巴还没有擦尽”的农家子弟，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接过老一辈手中的枪，走进军营，又离开军营，把人生最精壮的岁月奉献给了国家。或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够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这个庞大的整体，是一个伟大的群体，是民族精英，是人类最强悍部分。

士兵的生活，有一些是今天的人们不能想象的，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时期，中国人在一种近乎“荒诞”的环境中生存着，军人们也是无奈地山呼万岁，把自己的理想、青春、给予，痛苦地放在一种无谓的烈火中烤炙，莫名其妙地投身“革命”，磋砣了青春年华，在社会主义中国被迟滞了的踏步声中还会感到充实。

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蒙昧”，而是时代的脚步过于沉重。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干部放长假；科研机构、学术单位瘫痪；文化艺术万马齐喑，只有江青鼓捣的“八个样板戏”铿铿锵锵地响着，“一花独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精神生活格外压抑……导致了经济发展滞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时期。让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的爱国华人）痛心疾首。只有军队（主要是野战军、少量高科技研究机构）还在从事着“正常”工作（因为其他部队和军区、省军区机关都在搞“四大”），造成了几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对立斗争”到巨大创伤。其影响之大，危害之深，达到“登峰造极”。因为这种登峰造极的危害，使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等遭到全面摧残。但有些人不这样看，说它是革命。

在很长时间内，有人在滥用“革命”这个词。不论大事小事都贴上革命标签，仿佛就是革命了。革命，《辞海》中解释说“革”，是指较为剧烈的变化。古代人很迷信，他们用占卜的方式来测算某一件事的“凶”

与“吉”。在六十四卦中，“泽中有火”叫“革”，意为水与火是不相容的，当这两种永远不会相容的命相碰到一起时，就会发生变化。“命”，原来指天命。古代的人认为谁当皇帝是老天安排的，如果改换了朝代，由旁门别姓的人做了皇帝，人们就说是“革命”了。后来人们又把“革命”引伸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革。有这样一件事，干部找一位战士谈话，让他去养猪。战士不乐意，干部启发说：“革命嘛，就要服从分工。”战士说：“我不是来革命的，我是来服兵役尽义务的……”这位干部纳闷：这“革命”和“服兵役”好像是一回事……其实，滥用“革命”，不过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外延而已。

士兵，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称谓。在军营这个群体中，无论笔直挺立的护旗兵，还是孤零零守卫在边防某个角落的战士，都是祖国的好儿女、民族的骄傲。作者多年的军旅生活，比较熟悉和了解他们的品格、爱憎和缺点。正因为如此，才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情冲动下萌发出要创作《和平兵》的愿望。尽管作者的写作能力不能够充分展示出军人的高尚情操与那颗纯真的心，甚至误会了别人的感情，但作为文学作品，它仍然不失“张冠李戴”塑造“典型”这样的基本手法。虽然这种手法还显得“传统”。但我以为：艺术的真实，应该基于生活的真实。我希望作品发表后，能够得到知音读者朋友的认同。如今的中国在历史巨人邓小平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中，在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在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研究中，锐鏘有力地为社会作出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1958年至1978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在这位历史巨人披荆斩棘的开拓进取中，新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革命”，那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历历在目的辉煌成就让人兴奋不已，中国已进入到一个科技革命、科教兴国的崭新历史时期。祖国的未来无限美好！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么“历史的教训”呢？我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饱蘸了那个时代的辛酸与羞涩。我没有能力去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多的努力，但我有一支未秃的笔，自以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许多事告诉今天的人们。或许读者朋友们以至下一辈、下几辈的·

人会说我们的老祖宗是不是有神经病。真是那样我也聊以自慰。因为我说的、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真实得让人发怵的故事。

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得力于有关领导和朋友的真诚帮助,能付梓成册我不胜感激。

作者

2003年7月于锡都个旧

目 录

自 序	作 者
楔 子	(1)

第一部 深山少年

第一章 童心世界	(7)
第二章 阳光灿烂	(68)
第三章 苦难岁月	(91)

第二部 心鼓咚咚

第四章 一发子弹	(139)
第五章 突出政治	(178)
第六章 山雨欲来	(232)

第三部 狂风恶浪

第七章	屯田避祸	(263)
第八章	制止“武斗”	(317)
第九章	战事迭起	(393)
第十章	忠心诚魂	(426)
第十一章	锤炼“忠”字	(436)

第四部 继续革命

第十二章	细雨霏霏	(461)
第十三章	改造思想	(502)

第五部 准备打仗

第十四章	走吃住打	(601)
第十五章	男大当婚	(660)
第十六章	杀掉江青	(693)
尾 声		(709)

楔子

滇南一隅古朴深邃的松毛山墨绿如漆，边缘上是一片坡地。坡地红土向下延伸至东边的小山脚，靠箐沟底的便是梯田了。

田与地交界处孤零零有一棵硕大的伞状多依树，是山民们遮阳避雨的好去处。人们喜爱这株树，不允许亵渎它，但还是有人犯了忌。

民国十四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晌午时分，突然间大雨泼下，三山八里昏天黑地，一片朦胧。一个年轻女子尽管浑身淋透，还是拎着背兜躲到树下，侧靠树干喘息着挥袖揩擦脸上的水滴。她解下“仓仓”作响的银链绣花围腰拧水，青底白花的姊妹装紧贴在肉体上，一对乳房高突，活脱脱两只大多依果形状，乳沟深陷更衬出双乳的坚挺可人。

女人多为碗碗奶，而她的“多依奶”与众不同，浑实得像乌鱼背，扭动身体时，“乌鱼”甩摆着不安分，仿佛要挣脱飞去，薄薄的衣裳贴在上面，勾画得形神分明，不由得男人不垂涎。她仰头看树梢，浓密的枝叶间有一丝一绺透空缝隙，偶有水滴滴下，她把额头、眼眶、面颊迎着水滴，让发出只有自己才听得见的滴水声不停地响，任水滴轻抚着年轻、黑红的脸庞。十九岁，已为人母的她不乏童稚之气，对水珠的爱抚充满乐趣与遐想，对树上黑沉沉的天空没有一丝恐惧。山里女子的天空永远是宽阔而窄小的。她们像山一样丰富也像山一样沉默。

她是山中女神也是山之女巫。

大雨还在继续下，天地依然混沌。

一个狩猎遇雨的中年男子从松毛山老林子里钻出来，倒扛着“汉阳造”步枪沿红地而下，欲进多依树下躲雨，立刻就看见了那尊女神的灼人形体。他愣神片刻，走到她面前。

她看见了他，轻声问：躲雨？

躲雨。他说着将枪顺靠在树一侧，面对着她目不转睛地看，顿时浑身躁热起来，忘情地盯着她那对奇特的奶子直咽口水，跟饥饿的羊羔渴奶似的。

女子似乎觉察到什么，遂双臂抱胸欲以遮羞，但小米袋似的双乳填满了胸前，使那男子愈加心往神驰、欲火上升。

男子说：田翠子，我没有娶你做小后悔一辈子，我夜夜做梦想着你。

放屁！女子微恼地吵：你让我白天当牛做马，晚上供你日，地主老财的心像锅底一样黑。你当我不知！

男子说：哪里话。我会让你一辈子享福，才舍不得让你风吹日晒呢。真的，翠子，我们做一次野马吧，让我摸摸你的奶子，你让我死我就不活着。你跟我玩了，我免你全家今年的租子，算是报答。

要不跟你玩呢？女子讪笑着问。

男子亢奋地笑起来，哀求说：不玩也免。求你可怜我，恩泽一下我干渴的心，不要让我像狗一样嗅到你的气味就发情。翠子，我想死你啦。翠子！

田翠子“咕咕”地笑了几声，戏言：你真是条狗哇，像老公狗一样的发情，害羞死了。

男子“通”地跪到地上，张着臂，昂着头，一步步挪向女子。当女子用脚踹他时，他顺势捉住她，扑上去搂住她的双腿，尽情地呼吸着。

她满脸痛苦地反回手臂搂住树杆，仰着脸闭起了眼睛，任凭那条“狗”在她身上舔、咬。上来了，“狗”越爬愈高，顺着簞沟爬上来了，猛然揪住她的乳房，撕开了她的衣裳，捧金握玉地亲吻着。当他吮她的乳头时，她完全垮了，瘫软在他的怀抱中，呢喃着骂：老狗，畜牲，你真使坏呀！

两人滚在地上，滚到了树旁的草丛中，身下的泥水“叭叭”作响，天上的雨水照样倾泻，什么也顾不上了，没有什么能挡住人的兽性发作。他们忘记了伦理、尊卑，不顾什么后果，一味地渲泄，老天作证。

一声炸雷惊天动地响过，一股蓝色火光沿着那支枪体冲天而起，多依树“哗啦”一声被冲开一条通道，火光飞向天际，尾部火焰燃得树叶纷

纷落地，形成一个大窟窿。如果他俩还在树下，必定会烧成两具黑尸。他们太侥幸了。

山民们把雷电击人称为天火惩罚，遭雷电击者必定有罪。但这俩男女躲过了，还在泥水中野合着，忘记了人间世界，忘记了祸福相生的古训。

中国古人聪明绝顶，总结归纳了天下伦理、哲理、道理，足以警示世人，唯“淫欲”二字是天生有之，她大字不识一个，然；他知书识礼，亦然。只在那一刻，便造下了深重之孽。造孽者是要遭报应的，古人说。

雨还在下着，空旷的山野之上阒无人迹，掩护了这对男女的野合情趣，淹没了他们快乐无比的哼吟声……

第一部 深山少年



第一章 童心世界

五岁的阿春从记事那天起,又怕又恨的人是阿奶。

阿奶有一双大脚,穿一身黑衣黑裤,头上裹一块黑帕,走路一摇一晃,发出老板锄挖山药般“咚咚”的响声。她粗硬的手背青筋剥露,生气时可以举起木凿的猪食槽,扔到墙旮旯去。这当然不成为孙子惧怕祖母的原因,他恨她对阿妈的态度。

天黑后,央黄的香油灯光很快消失,山里人为了明天的早起,就早睡了。静寂的山寨一片漆黑,树叶在丛林中轻轻摩挲作响,猫头鹰发出低沉的闷叫,孩子只有拱在母亲怀抱中才会宁静下来。阿春在夜暗中依然能看见阿奶那双凶恶的眼睛,所以赶忙闭了眼,蜷缩在阿妈温暖的怀抱中,渐渐睡去了。

自打爷爷去世后,阿奶掌管着李家的一切,看见不顺眼的事就破口大骂,当着儿子的面把媳妇打得血流满面,没人不怕她。连寨子里最有权势的地主杜仁鑫也让她三分。直到一九五〇年初春时节,刚刚得到解放的山里人向新政权要求打击“老巫海”,一位姓李的新任区委书记轻率地点了头,刹时间方圆十里八寨掀起一场“打老巫海”浪潮。阿奶被倒吊在寨子头那棵万年青大树上,汗水、泪水、鼻涕流了一地。她嘶哑着嗓门大骂不止,人们挥着长竹竿乱打,像拍打一只悬空着摆来摆去的米口袋。

这是小阿春第一次看见凶恶的阿奶受惩罚。他远远地藏墙角边窥看,心跳如鼓,膝盖稀软无力。他不敢笑,又不愿意走开。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惊心动魄,愤怒的男子汉们从李家搜出一只装满形态各异泥人的筛子,有的泥人肚脐上、双臂上还插着绿皮刺尖。人证俱在,阿奶不再毒咒,奄奄一息地呢喃着……

“烧死这个‘拿魂婆’，不让她再害人！”有人大声呼叫。

“烧死她——烧死她！”人群激愤。

在一片吵嚷声中，有人抱来了干柴，有人钉好了木桩。人们七脚八手把阿奶从树上放下来，剥去她的衣裤，让老人赤身裸体地跪在地上，头发盘在中间木桩上，手臂被排开拴在两边木桩上，成“十”字形。面前和背后干柴开始燃烧，发出“劈劈泼泼”的响声。阿奶黑黄的皮肤很快变红，越来越红，汗水从头发丛中滚出，身上冒出的汗水象油脂般闪亮。阿奶挣扎着，呼号着。

小阿春惊恐地蜷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父亲李正山先是向乡亲们拱手求饶，继而跪到阿奶前面，向人群叩头，嘶哑着哭天号地。

阿妈跟着父亲跪在地上，后面还有小阿春的大哥、二姐也跪在地上发抖。

父亲距火太近，衣襟被火烧着了，头发发出焦臭。

众人并不为之所动，没有要饶恕拿魂婆的一点点反应。

杜仁鑫从人群中走出来，向人群拱手作揖：“各位父老乡亲，千万不能这样干，人命关天哪，最好交政府处治。再说：李家老二是共产党，听说已在新政府里做了官，可不能蛮干哪。放人吧，我求你们啦！”

“烧。共产党是什么东西？”牛高马大的麻子普占白不依不饶地大声叫唤：“我们彝家人什么都不怕，只怕生病。‘拿魂婆’就是病根，应该割断这病根。再说：不单我们大山寨，人家宝山寨、那噜寨、水管沟、平寨早动起来了，‘拿魂婆’就烧死了十几个。我们大山寨哪里不如人？凭什么要手软？烧！”

人群又哄动起来，把柴火挑得旺旺的，叫喊声、怒骂声、哭声响成一片……

“呼、呼、呼”一串枪声传来。

十几个解放大军在朝天鸣枪的同时冲了过来。他们一个个跑得大汗小水，脸颊上白花花一片汗渍，交叉在胸前的带子被汗水浸透了。一个挂驳壳手枪的高个子军人赶在头里，看看人群被镇住了，插上驳壳手枪，站在树根旁的石头上大声讲话，反复比划手势。